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 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# 中大八景

香港中文大學是鑲滿寶石的靈山，矗立於吐露港濱，周圍群山繚繞，山水相依，草木葱蘢，鳥語花香，配合不同時期的建築和設計，房舍蜿蜒，高低錯置，形態優雅，色彩柔和，構成一座美麗的校園。晚上星光點綴於群山之中，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，都很悅目。中大校園是全天對外開放的，一年四季，來者不拒，有幾個出入口，無師可關，當然也是屬於大家的。平日有很多校巴和汽車在山路上穿梭來往，大學師生匆忙的上課下課，川流不息，渲染成流動的河道。假日的時候，校園稍為寧靜，但往往迎來了大批的遊客，以及一些拍婚紗的佳偶，看來也是歡快躍動的節拍。此外，這裡還很多世界知名的專家學者、諾獎得主、詩人墨客，以及藝藝精英等，無論認識與不識，很多時就在身旁走過，緣留一面。七十年代初期，我在烏溪沙的渡輪上遙望中大，山青水秀，煙波蕩蕩，可望而不可即，感覺就是仙境似的，有些神往。後來到了中大，讀書教學，竟也成了傳說中的山人，開卷神遊千載上，垂簾心在萬山中，三十年過去了，難免還是看不清中大的廬山面目，但日夕與歲月在山中流走，總也有些感覺，慢慢也就化成永恆的意象了。有時要帶友人遊覽中大，指點江山，敷陳故事，在遊走的風光中，結合個人體驗，按照傳統四字句的命名方式，稱之為天人合一、仲門烽火、仙嶺朝暉、未圓湖夢、雨燕迴翔、馬鞍迎面、藥園飄香、聯苑桃花，化成了中大八景。

天人合一是中大八景中必然的首選，二〇〇四年一月揭幕。官方的命名叫合一亭，入門石碑上刻有錢穆《天人合一論》的原文，至於亭呢，則在於若有若無之間，頗有印象派飄忽朦朧的感覺。漫步於新亞山頭，眼前盡是尋常的樂群館圖書館等，房舍儼然，可是一進入園中，忽然海天一色，空明澄碧，過濾了人間諸般色相，原來的樓房、道路、人車、草樹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踪，就只剩下了八仙山橫臥於天地之間，而吐露港的水色也流淌於眼前腳下，廣闊無邊，淙淙有聲，人天寂然相對，更與山水融為一體，純潔寧神，淨化心靈，沒有任何雜念，未幾即湧出激動澎湃，以至震撼的感覺，人與天之間，原來是可以這麼貼近的，一刹那電光火石的撞擊，提升到思想的悟境。當我們內心安頓之後，登上臺階，宛在水中央，吐露港下的科學園慢慢冒出來了，而公路上汽車火車繼續奔馳，一切又回復到平凡真實的世界來了。幾秒鐘的世界，已歷千劫。原來小園子裡只是一潭淺水，映着蒼榕老樹，以及遊人的倒影，從水平的視角中，也就與山下的海水連在一起了。站在台階上，迎風四望，與八仙獸對，環顧鹽田仔、馬屎洲、烏溪沙蒼翠的田野和島嶼，以至船灣淡水湖上的一道海堤，再投向莽莽蒼蒼的赤門海峽，海闊天空，心曠神怡，其實也就是美的享受。前幾天看到一個洋人青年躺在「天人合一」四個大字的石碑上面，雙掌合什向上；後來又有一位女子爬上來了，兩人對坐，談笑風生。錢穆「天人合一」的境界，原來是可以換一個角度來詮釋的。

仲門烽火在校本部的中央位置，四方形的平臺也就是中大的心臟，大家慣稱之為烽火臺，盛載了歷代中大人的激情和壯志，跟圖書館、百萬大道、科學館連成一體，兩邊還有惠園羅馬廣場及灌木草叢圖案，迎風浩蕩，氣象萬千。加上每年畢業禮都在百萬大道上舉行，旁邊還有校長室、行政樓、文物館、中國文化研究所等主體建築，這裡也就是中大最大人氣匯聚的地方了。後來在平臺上豎起了朱銘銅鑄雕塑太極系列「門」的傑作，好像兩個人過招似的，將一切紛爭化解於無形之中，現在改名為「仲門」，意為智慧之門。本來互不相干的兩個概念也就磨合為一了。圖書館擴建，本來想將烽火臺暫時遷拆的，經過學生及校友的抗爭，一切保留原狀，紋風不動。可是現在四周都在圍板的包圍之中，擴建之後當會氣象一新的。

未圓湖夢，這是崇基校園的精華地段，山上的溪水匯聚成湖，再注入吐露港。湖上有拱橋，有曲橋，就像西湖上的蘇堤、白堤，分隔湖面，一邊為養德池、一邊為荷花池，園中有一座紅色的獅子亭，在幽蒼萬綠之中，分外奪目耀眼。未圓湖將圓未圓，留有餘地，帶出思考空間，沿着湖水在哲徑上漫步，止於至善，更是動人的哲學境界。湖邊種了幾棵高大的楓香，泛着漫天的紅霞，染紅了半壁的湖水。而近日杜鵑花搶先綻放，爭妍鬥麗，未幾漫山遍野，開滿了坡地，自然更為繁爛了。藥園飄香即中草藥園，二〇〇八年九月揭幕，可以說是最新的景點。從崇基的禮拜堂入山，穿過了小橋流水，以及旁邊的神學院，林木茂盛，鬱鬱蒼蒼，沿着步道登山，很快就到達中草藥園了。或者從校本部拾級而下，沒幾十步也可以到達。這裡本來是一片濃蔭的山谷，草樹繁生，密不透風。現在闢為藥園，搜集了香港五百餘種的中草藥苗，加上校園栽種的二百餘種，形態各異，展品豐富，有些還種在溫室之中，每種都有資料說明，兼具研究與教育的功能。這裡除了可以認識大量的中草藥之外，山谷周圍還散發着特有的藥香，空氣清新。

雨燕迴翔，中大鳥類特多，其中雨燕更大量在校本部圖書館的屋簷下築巢棲息，繁衍後代。雨燕腳短，更呈鉤狀，不能在地上行走，一生都在飛翔當中，姿態優美，專門捕捉昆蟲為食。尤其是早晨及黃昏的時候，大批的雨燕在校園中飛來飛去，更為壯觀，令人流連忘返。前幾年圖書館維修，搭着竹棚帳幕，而屋簷下留有通道，盡量不影響雨燕的生活。現在圖書館擴建，自然也要費一點心思來安排牠們的居所。聽說有新建的人造鳥舍，不知道雨燕能不能適應了。

馬鞍迎面，開車上聯合道，快到山頂之時，馬鞍山忽然冒了出來，跟人打個照面，每次都有驚豔之感，顯得特別雄壯，頗有李白《送友人入蜀》「山從人面起，雲傍馬頭生」的感慨。從聯合書院的山頂憑欄遠眺，山下就是中層的校本部，而底層則是崇基校園，整個校園也就呈現在眼前了。遠望九龍諸峰及馬鞍山新市鎮，城門河奔流出海，其實也是一幅壯麗的畫面。在山頂上，聯合及新亞之間新建的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，一個大大的白圓球矗立在兩座水塔之間，校園隨處可見，看來也很壯觀，甚至成為中大的地標了。

仙嶺朝暉，早上日出之前，眺望八仙嶺，天際開始泛亮，透出一縷紅雲，漸漸燒紅了整個夜空，一段金紅，一段暗紫，一段深藍，一段灰黑，相間成文，富有層次感覺，跟着也就燒紅了整個吐露港的海面。我拍過了幾張照片，大地上還是一片漆黑的，而海天之間，色彩濃豔，氣氛詭秘，跟白天所見的感覺完全不同。

聯合桃花，八十年代的時候，我在聯合苑住了六年，每年春天屋前桃花盛開，愈開愈燦爛，鑲嵌潔白的牆上，疏映橫斜，生機勃發。後來遷往市區，而一樹桃花也就隨即枯萎了。此情不再，但桃花的影象還是長留心中的，拂之不去。當時寫過一首《泛金船》的悼詞，序云：「山居久矣！年年歲歲，桃花深巷，朝夕與對，不覺情生。去秋誤墮市廛，而繁念難已。春深復返，僅剩枯枝，花盡葉死，不禁大慟。全依東坡律韻。」詞云：

天香紅雨沾行客。翠羽曾相識。繁華散盡情閒卻。更霜染蟲過。廢園荒徑，黯黯冷風寒月。今日護花心渺。佇拂枝節。人間幾見胭脂雪。笑與佳人插。無端感喟輕悲咽。忽經歲離別。黛玉埋幽，藉近蕊珠仙閣。萬一夢魂過我，休訝星雙。

桃花也就是心中的佳人，日久相對，難免情生，緣生緣滅，化作永恆的懸念了。以上中大八景純屬個人的主觀印象，自然也注入了個人的感情色彩，未必得到大家的認同。尤其是最後的聯苑桃花，其實早就不存在了，只能留在照片或詞中，大家也不必費神去找了，以免失望。或者最後一景其實也是故意留下的空白，似有還無之中，讓大家自行設定，發揮想像空間，不妨各自補充心中一個更難以磨滅的印象。



老虎，老虎，你火一般輝煌  
照亮着黑夜的樹林草莽，  
是何等超凡的手和眼睛  
能塑造出你可怕的勻稱？

## 老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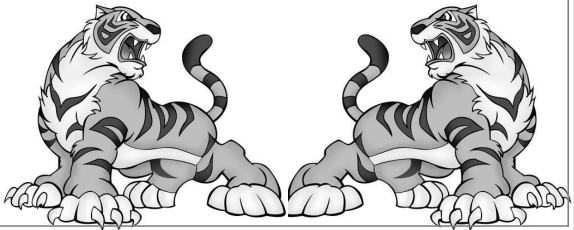
在何等遙遠的天涯海角  
把你的眼睛的火焰焚燒？  
他駕馭的是何等的翅膀  
何等的手腕敢捕捉熱浪？

何等的技巧，何等的雙肩  
擰就你心窩裡頭的筋腱？  
及至你那顆心開始跳躍  
這該是何等可怕的手腳？

何等的鐵錘，何等的鐵鍊  
何等的熔爐把腦髓熬煉？  
何等的鐵砧，何等的衝力

布萊克    陳熒    譯

敢去攔住這駭人的一擊？  
  
當群星拋下一枝枝銀槍  
它們的眼淚灑遍了穹蒼，  
對自己的傑作你可曾微笑，  
造你的不也曾製造過羊羔？



## 唯一的樹

□張 煒

也算為生活所迫，後來我不得不在小城裡一再變更住處。新的居所平淡無奇地處於一個新開發的居民小區裡，即人們都熟悉的那種公寓。這個五層樓房共分五個單元，沒個單元前的空地上都植有一株毛刺槐，它們在暮春開出紫紅色的花，成為樓前攔盡珍貴的點綴。這就是我們小區裡的綠樹紅花。為了保護這五株小樹，當初鋪水泥空地時，泥瓦匠特意在樹的四周用磚砌成一個方框形。可是當這座樓的人入住沒有多久，五棵小樹即被車撞倒了兩棵。歪折的小花樹不是被及時救護扶起，而是很快被某些主人從根上幹掉了，問為什麼？有人答：這些樹礙事，來回倒車就得小心多了，太麻煩。

為了「方便」，一個月之後剩下的三棵又有兩棵被車輪碾死了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樓前僅僅剩下了一棵樹，然而它就在我居住的這個單元的前面。這立刻讓我悲酸中有了一種說不出的幸運感，當然也還有難平的憤怒。我不信一個人這樣對待一棵稚弱的小樹會有好的心地，也擔心他們的車輪會碾壓許多同樣美好的生命。我在唯一的槐樹前站了一會兒，發現它只比拇指粗一點，可是開出的花一束束壓彎了纖枝，這花不知疲倦地一束束凋謝一束束又開。它正努力地吐出芬芳，以此向這幢樓房的主人求訴：我不跟花季地全力開放，我會用盡僅有的一點力氣，以微不足道的美來妝扮這個小區，服務你們，只求你們饒恕我、放過我。

從此我多了一個心事，總是有意無意地向小樹的方向觀望，總要走到樓梯口去。只要看到惟一的樹還在，就讓我鬆一口氣。它像是最後的一個象徵和希望，它仍在滯留和堅持，倚在我們身旁。車聲不絕，喇叭嘶叫，我看到小樹渾身顫抖地躲閃。一天又一天過去了，它竟安然無恙。

一夜大風，早晨起來從樓梯口去看小樹，發現它落了一地葉子；還有，它折了一根枝條。這是一根僅次於主幹的粗枝，使整個樹冠去掉了三分之一。我害怕這會造成一種可惡的提醒，就奔下樓去，在小樹四周又加了幾塊護磚。小區裡沒有一刻可以安靜，從白天到入夜，再到凌晨。這裡除了惱人的車輛，還有一撥連一撥的小販進出叫賣，特別是南腔北調收購破爛者的高聲大喊。讓人奇怪的是物業管理部門根本不會干涉這些嘶叫，更使人驚奇的是，一個還算簇新的小區裡竟然有無窮無盡的破爛。說到入夜和凌晨的嘈雜，有時真算得上驚心動魄：一輛輛轎車都安裝了防盜報警器，它們會突然在夜深人靜時放肆肆鳴，那是各種各樣的嘶叫，警笛，救火車的號叫，不一而足。這猛然大吼的淒厲之聲會讓人從夢中驚醒，心臟一陣劇烈跳動，然後就是努力安靜自己，設法入睡。可是只過了一瞬，又是再一次的突然嘶叫。不僅是這個小區，幾乎所有的小區都有這種令人生懼的嘶叫。這不是人間的聲音，這是地獄裡才有的哀號。

據說半夜裡響起的轎車警號、它的聲聲尖叫會使車主產生特別的愉悅，越是尖厲逼人越是令其自豪和興奮。這種聲音在提醒他那可憐巴巴的擁有。這就是第三世界的竊喜，是一種不可理喻的趣味。然而整個小區的人家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有自己的小車，一輛轎車裡鋪了厚厚的地毯，有拉手紙巾，有空氣清新劑，有垂掛起的一些小玩藝兒，還有花花綠綠的軟墊、兒童玩具，等等不一而足。僅僅從車內的物件看，還不知他們是多麼高級的動物，擁有多麼高級的趣味。其實就是這些人在偷着發狠，碾壓樓前小小的花樹。

我們樓前惟一的毛刺槐如今已經五歲了。它長成了胳膊粗，枝葉繁茂。我盼它快快長大，當它長到碗口粗的時候，那些轎車再要欺負它，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。

又是暮春，毛刺槐開出了空前絢麗的一束束花朵。這花招來的蜂蝶可真多。天氣熱起來，由夏而秋，它在不停地開放。

（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小輯）

## 大金印象

□向 虛

認識大金，是在十年前的羅湖商城。那時候，他帶領幾個小兄弟，在羅湖商城開了一片文房四寶的店子，這店子不大，各種書畫、畫框、印材，筆墨……一直堆到店門口。不少香港的深圳的客人到這裡光顧，偶爾也有外國遊客。無論是看是買，大金都很高興，總是熱情接待。大金本名趙金明，因為年輕，也有叫他小趙的。人謙虛，也很重交情，每逢年節，都能收到他的短信問候。後來，聽說他到北京讀書去了，考入中央美術學院，潛心於書法研究，終獲得碩士學位，是深圳市唯一的一位書法碩士。店子的經營，就交給夥計打理。回深後，他一面做文化工作，同時拉起一幫年輕書法愛好者，搞起了「深圳市青年書法家協會」。

有人說深圳是人才匯聚的地方，藏龍卧虎的地方，我覺得有些言過其實。不能說人才少，像大金這樣曲肱而枕，刻苦努力而獲得成功的人，還是有不少的，但在深圳，唯利是圖的江湖「遊俠」，沒有真才實學，靠小聰明投機取巧的，也不是絕無僅有。

大金的書法，功在運筆，無論中鋒側鋒，他都能涉筆成趣，寫出味道。又因為年輕（今年才 38 歲），較少蹈襲前賢，但又特別喜愛前人書法。中國的書法，以唐之前為最佳，出了很多精品，晉的二王（行）、唐的懷素（草）、顏真卿（楷）虞世南（小楷），以及《董美人墓誌》……

等等，都是很好的書法珍品。而到明清之後，就沒有像樣的書法家了，尤其清以後的書法，多有左高右低，沒有自我的變化，「個性化」的筆畫太多、太張揚，缺乏內涵。

而現代書法的特點，在於掌握中國書法流變，力避俗弊，注重內在的變化，有些作品令人耳目一新。但由於處在探索、繼承、創新時期，往往顯得生龍活虎，春意盎然。對趙金明的書法，方家已有定論，如中央美術學院博士生部主任薛永年認為趙書「恣縱奇逸」，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劉一聞的定評是：「意出楊（鐵崖）金（冬心）徐（青籛）三家奇逸之風。」……給予很高的評價。

在各項書展屬賽活動中，趙金明是個不可或缺的人物，他總是積極策劃，積極奔走，把活動搞得有聲有色。如：深圳市第三屆關愛行動書畫展，首屆深圳市青年書法藝術雙年展，深圳市第二屆外來工硬筆書法大賽以及中國深圳·韓國濟州書畫交流展，深圳市青年書法家十人展……這些活動，趙金明發揮了重要作用，好幾次活動，他都積極籌劃出版會刊和作品集。

這些活動的開展，對深圳市的書法普及、推廣起的作用，是不可忽視的，尤其青年書法家隊伍的擴大，更是應該得力於大金這樣一批熱心的書法宿將。當然，書法家的成長，是不能完全靠幾次書法展覽或者什麼大獎賽，趙金明認為應該更多地重視書法知識的學習、文化學識的培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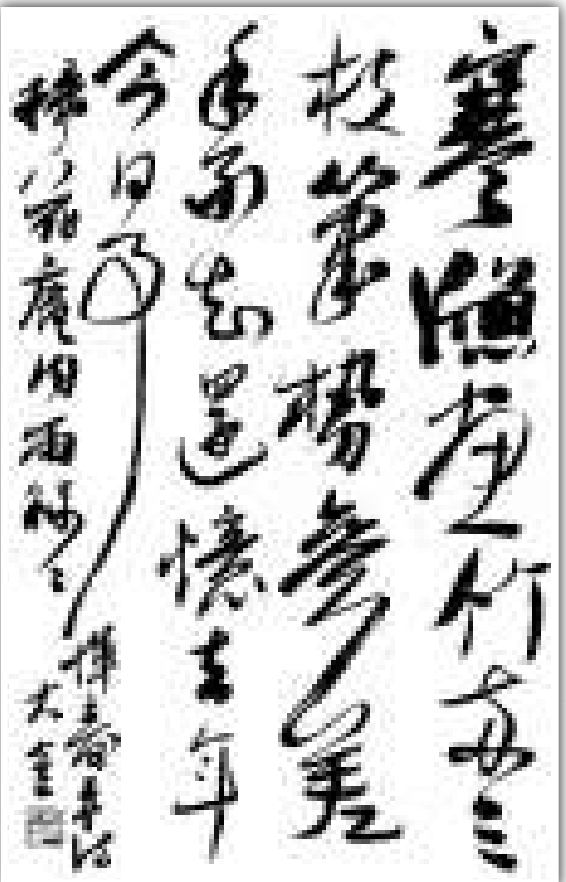
。他已經開辦幾次講座，闡述書法的知識和功能，認為書法反映作者不同的氣質和修養。現在有人覺得，不寫在尺幅上，不經過豪華裝裱，不經過專家認定，就不叫書法。這其實是一種誤解。

有研究者認為：館閣中掛的一些（經過精心裝裱的）楷書，筆筆沾實，不能說不精緻不華麗，但要尋找書法的絕妙之處，到死也沒有一筆。王羲之、歐陽修、蘇軾、蔡襄之字，絕少現在這種「豪華版」，他們寫字，都沒那麼多講究，雖稱尺牘，尺幅卻沒有一定，暢所欲言，信筆揮灑，甚至隨寫隨改，失乎規矩準繩，並不刻意於「章法」。而用筆遒峭，敘事簡潔，卻精妙絕倫，令人歎服。

蘇東坡說「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」，意思是書寫前不刻意求好，字才寫得好，才有自然天成的佳作。蔡邕也說「欲書先散懷抱」，心中無掛礙，諸事放下，情緒清逸，就能夠得心應手。若心猿意馬，過度雕飾，矯揉造作，難免氣血十足。總之，寫字是件輕鬆愉快的事情，不必刻意為之。

所以，寫字是因為喜愛，喜愛與成家，是有距離的。平時輕鬆以對，玩摩寫得好碑帖、手稿和書信，增進自己的修養，養成多用毛筆書寫的習慣，心情保持恬淡，沒有功利之心，以寫字為自慰息也，這大概就是古人對書法的態度。「了然心會，妙處難與君說」，離成家的道兒也就不遠了。

趙金明是江西人，純樸，直率，好學，他的理想，植根在深圳。他的工作室很敞亮；陽台上擺放着幾盆蘭花，時值冬至，過不久這幾盆蘭花將要開花了，會清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他喝着工夫茶，偶爾抽一支煙，思索着，他下午還要去忙乎一個展覽的佈置，不用問，又是一批新的年輕作者的書法作品誕生了。



▲ 大金書法